

7月17日,本是暑假时间,禹城宏禹学校内,25名留守儿童依然留守在此,每日在老师的照看下待在学校里。

这所有着360名学生的私立学校,成为当地留守儿童最为密集的地方——父母双方均外出的纯留守儿童有200人,父母其中一人在家的100多人,特困家庭50人,单亲家庭的16人,残疾儿童14人,孤儿1人。



孩子们暑期仍留守在学校。 王金强 摄

留守儿童的“保命”学校

本报记者 王金强

1 不放假的学校

橘红色瓷砖贴成的外墙,绿色的墙皮以及简陋的凉席铺成午休室,斑驳、陈旧、些许凌乱。这座13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,在禹城市辛寨镇的公路边,鹤然而立。

一楼幼儿园的孩子玩游戏来回奔跑地热闹,让二楼待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故事的小学生们有些按捺不住。跟暑假放假后本应安静的校园不一样,这里喧闹无比。

“已经放了5天假了!”被学生成为“老师奶奶”的校长管秀萍已经50出头了。她对记者笑称,孩子是有假期的,7月5日放假5天后,25名留守学生回到学校,到8月20日统一放假,9月2日再回学校。

本是暑假时间,为什么孩子们都留守在学校呢?管秀萍说出了个中无奈——她的学校里,无论是幼儿园的学生,还是留守的小学生,大部分都是因为家长担心孩子暑假溺水或出现其他安全问题,才坚持让孩子留在学校里的。

学校一共8名老师,有6名老师要在暑期不领工资的情况下坚守岗位。之所以孩子们到暑期开头和末尾短暂放假,一方面是给孩子们去见见打工的父母的机会,另一方面是腾出点时间让老师们休息休息。

要么父母在外打工,要么父母离异孩子无人管,又或者担心孩子放假在家到处玩耍出现安全问题,都不如让孩子待在学校里由老师看着来得安全,这也是大多数留守儿童家长保守的选择。

假期来临却不放假,依然带着孩子们玩游戏,集中在学校里玩耍,只为让在外打工的家长放心,是留守儿童学校突破常规特殊存在的直接动机。

2 无奈的选择

连日的阴雨天气,宏禹学校四年级的小学生可再白天待在学校,晚上住进“老师奶奶”管秀萍低矮的平房内。

10岁的可再喜欢待在学校二楼四年级的教室里,不时与同学们玩游戏,或者温习上学期学过的内容,这里的氛围热闹而不孤独。

家住几公里外的奶奶也乐于将可再留在学校度过暑假,而不是任由她放假后在村前屋

后的水洼中玩耍。

4岁时,可再父母离异,母亲改嫁,父亲离家出走后再无音讯。只剩下60岁的奶奶照看她,到了上学的年龄,奶奶蹬着三轮车每天骑车往返十多里路,送她上学放学。

然而,年逾花甲的奶奶身体每况愈下——腿脚不好不说,眼花耳聩,经常不能按时送到再到学校上学。

后来,可再奶奶得知有学生

放假了也在学校上学,并且就近住进校长管秀萍家。可再也很快成为留守学生的一员,除了偶尔回家看奶奶,可再平日里基本都待在学校里,只有每年春节到她老家才能见到妈妈。

跟可再一样,出生在单亲家庭的高琴今年9岁,奶奶残疾,父亲在外地打工。每天早上6点,高琴就在奶奶的呼唤下,自己爬起来,穿衣、做饭,吃完饭坐上前来接她的校车到宏禹

学校上课。

在管秀萍的印象中,已经记不起来这位小学女生几岁学会做饭的,只知道她会熟练地做蒸鸡蛋给大人吃,以至于老师在上课之余,总会拿她“会做饭、蒸鸡蛋好吃”来表扬她。

这个暑假里,像这样的学生一共有25名,在暑假刚开始时兴冲冲地对管秀萍说要留下来。让管秀萍最初的无奈选择,变成了最终的欣然接受。

3 牛背上的教训

就在几天前,管秀萍的一名学生摔伤了胳膊,另一名学校磕破了腿。这让前来检查的禹城市教育相关负责人皱起了眉头。

然而,管秀萍耿直地说,对于放假期间校园的安全问题,她比谁都清楚,也比任何人都重视。可她无法拒绝家长们不断地把孩子们送来,一些家长的一句话点中她的痛穴——在学校小磕小碰一下,总比在水

里淹死要好吧!留守在家的奶奶辈的老年人,无法管住正淘气爱玩的孙子孙女。

10年前,只有小学学历的管秀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——一个木片厂、一座蜂窝煤厂,还有一家饭店,头脑灵活、为人勤恳热情,让她积累了几十万元的财富。

就在2003年暑假的一天,附近村庄的村民哭喊着找到她,把一名溺水昏迷的

孩子抱过来,抬到她家的牛背上,尽管按照农村的土方法,疯狂地驱赶驮着孩子的牛,但牛奔跑的颠簸始终没有让孩子醒来。

那一年,跟这名9岁男孩一起溺亡的,还有一名12岁的女孩,一名17岁的男孩。三名孩子无一例外是父母在外打工,孩子们在暑假期间玩水而溺水。

三个孩子同时溺亡的惨

痛教训,让13岁才有机会上小学管秀萍痛心不已。如果在农村有所留守儿童学校,即便是放假期间,也能帮助孩子们,不要因为溺水而无辜殒命。

管秀萍做过粗略统计,她的学校附近,一个村庄至少有七八条深水沟,加上最近汛期雨水密集,很容易出现孩子们溺水的事件,她曾经听说身边类似事件,不下10起。

4 全家上阵办学

17日下午,27岁的尹双双正带领着一楼幼儿园的孩子做游戏,见有记者来,眼泪夺眶而出,指着学校对面的平房,说了句“你们看看我妈住的什么地方”,又倔强地折回一楼的教室里。

8个老师中,尹双双和张雪是不领工资的,尹双双是管秀萍的女儿,张雪是管秀萍的儿媳。起初,和女儿是同学的张雪,因为被管秀萍办学的精神而感动,不顾家人反对嫁进这个家庭,并包班教语文和数学。

女儿、儿媳成为不领工资的老师,俩儿子轮流当起了校车司机,儿子的同学当老师为学校义

务上英语课,人情的补贴,让管秀萍坚持了一年又一年。

2005年,管秀萍办学,只是源于当初自己上学晚而今想重温校园梦的简单冲动。不成想,最初的冲动代价,需要全家上阵来艰难维持。

辐射到周围20多个村庄、最远的学生来自高唐和临邑,比周边办学校的孩子都多,宏禹学校从接收留守儿童不收钱那天起,成了不少留守儿童家属口口相传的最终选择。

管秀萍说,刚开始,她在煤场内盖起平房当校舍,到2008年,又花费100多万元盖起了1300多平

米的教学楼。如今,两个儿子及家人还经营着饭店、煤场和木片厂,全家人每年要往里搭十多万元,才能维持学校运转。

她坦承,当初的一时冲动,让她在经济上倍感压力。如今,不曾预料的艰难令她十分疲惫,但一想起孩子们叫她“老师奶奶”的那份亲切和信任,她又满怀激情地往前走。

从去年开始,每学期每生180元的学费开始免收,这让她的学校享受到每生每学期210元的乡村学校补贴,却仍离农村公办学校每学期每生补贴600元的标准相去甚远。



孩子们在做游戏。